



Dangerous Nation:
America's Place in the World from its Earliest Days to
the Dawn of the 20th Century

危险的国家 下

美国从起源到20世纪初的世界地位

〔美〕罗伯特·卡根 (Robert Kagan) / 著

袁胜育 郭学堂 葛腾飞 / 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THE DANGEROUS COUNTRIES OF THE WORLD
A HISTORY OF THE WORLD'S MOST DANGEROUS COUNTRIES

危險的國家

從國旗起源到21世紀初的世界地圖

【美】詹姆斯·霍爾(James H. Hall) 著

譯者：陳永明、陳永明

時報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危险的国家：美国从起源到 20 世纪初的世界地位/
〔美〕卡根 (Kagan, R.) 著；袁胜育，郭学堂，葛腾
飞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6

(美国研究译丛)

ISBN 978-7-5097-2310-4

I. ①危… II. ①卡… ②袁… ③郭… ④葛…
III. ①美国-研究 IV. ①D77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68201 号

· 美国研究译丛 ·

危险的国家 (上、下)

——美国从起源到 20 世纪初的世界地位

著 者 / 〔美〕罗伯特·卡根 (Robert Kagan)

译 者 / 袁胜育 郭学堂 葛腾飞

出 版 人 / 谢寿光

总 编 辑 / 邹东涛

出 版 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 3 号楼华龙大厦

邮政编码 / 100029

责任部门 / 编译中心 (010) 59367139 责任编辑 / 段其刚 兰 珊

电子信箱 / bianyibu@ssap.cn

责任校对 / 吴旭栋 杨俊芳

项目统筹 / 祝得彬

责任印制 / 董 然

总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发行部 (010) 59367081 59367089

读者服务 / 读者服务中心 (010) 59367028

印 装 / 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mm × 1092mm 1/20 印 张 / 29.8

版 次 / 2011 年 6 月第 1 版 字 数 / 507 千字

印 次 / 2011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097-2310-4

著作权合同 / 图字 01-2009-2922 号

登 记 号

定 价 / 89.00 元 (上、下)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上)

序 言	1
第 1 章 第一批帝国主义者	1
“山巅之城”的神话：清教徒使命的美国化	1
扩张主义者的“使命”	9
“野蛮政策”	16
力量与独立	33
第 2 章 革命时期的外交政策	45
美国革命和美国外交政策普遍化	45
从强到弱：“实用理想主义”的诞生	63
民族主义与外交政策：《美国宪法》的出台	81
第 3 章 自由主义与扩张	88
洛克人和自由扩张	88
美国人的印第安人政策：权力和责任	101
通商与地中海	117



第 4 章 到告别演说及其以后	132
美国对外政策的国内根源	132
告别演说：政治和政策	143
呼唤伟大	162
第 5 章 “和平的征服”	167
美国的扩张意识形态（1800 ~ 1823 年）	167
战争和民族主义	182
第 6 章 君主制年代的共和国	203
后拿破仑时代的美国与全球意识形态斗争	203
意识形态和扩张：走向门罗主义	217
第 7 章 蓄奴制的对外政策	232
蓄奴制的“国家利益”	232
进步的文明和“古老的文明”	241
密苏里危机	252
蓄奴制与对外政策的“现实主义”	258
无赖国家美国：南部与英国反蓄奴制征伐的对抗	273
得克萨斯的兼并：一个“南部问题”	283

(下)

第 8 章 天定命运	291
北方的遏制，南方的扩张：美国的双头外交政策	291
南部的热带帝国梦想	304
第 9 章 超越民族利益	320
北方的对外政策：超越奴隶制度	320
共和党和“金苹果”	337

第 10 章 战争与进步	346
“第二次美国革命”	346
共和党人的愿景	366
“作为意识形态的文明”	375
第 11 章 权力到野心，野心到权利	395
安全的增强	395
从权力到野心：西半球	399
从实力到野心：亚洲和太平洋	425
从野心到实力：新海军	445
第 12 章 道德和霸权	468
民主的意见分歧	468
人道主义者的战争	490
参考文献	546
致谢	572

第 8 章

天定命运

美国的蓄奴者们，我向你们呼吁。当你们说要使蓄奴制永存时，你们真的是发自内心吗？它绝不会结束吗？绝不？停一下，想想你们在哪里，你们生活在什么样的时代……这是 19 世纪……你们反对的是一个有希望的世界，单独地与一个伟大的世纪相对抗，从事着没有希望的战斗……反对的是文明的前进。

——卡尔·舒尔茨，1860

北方的遏制，南方的扩张：美国的双头外交政策

正式兼并得克萨斯，并且进行美国历史上最惊人领土扩张的便是詹姆斯·K·波尔克（James K. Polk），他是“天定命运”时代的象征。尽管他是一位来自田纳西州的南方人和拥有 100 多名奴隶的奴隶主，但波尔克常常对他的国人专注于蓄奴制问题感到难以理解。他的领土野心不限于蓄奴制能够延伸到的陆地。他寻求得到加利福尼亚，一个不大可能是蓄奴制据点的地方，为此他准备与墨西哥进行战争。他还希望得到俄勒冈，在那里蓄奴制几乎是不可想象的，但他在很大程度上却不想为此和英国进行战争。他在 1844 年提出的民主党政纲要求双方“重新合并得克萨斯”，“重新占领”一直到北纬 54°40' 的俄勒冈领土，这是一个野心勃勃的大陆议程，而且似乎是为了国家利益而非地区利益。他的 1844 年选举常常被当做一次关于天定命运的广泛公民投票。在 1845 年和 1848 年间，在波尔克的领导下，美国扩张了超过 100 万平方英里的领土，并且



声称对格兰德河以北和北纬 49° 以南、从大西洋到太平洋的每一寸土地均有所有权。不足为奇的是，这么大规模的领土获取被视为一种国家计划，是一个“像一只被关在笼中的豹子一样焦躁不安和充满着潜在能量”的成长中国家的坚定意志的结果。^①

不过，在对这种国家共识的局面以及“国家利益”的有意追求中，常常没有注意到的是这个时代分裂的地区政治。这却是波尔克比其他任何人都直接受益的一种政治局面。波尔克总统把他的总统职位归功于南部的势力。1844 年竞选中最重要争论是蓄奴制领土向南扩张的问题，而波尔克——起初的“黑马”候选人——如果不是因为得克萨斯这一“南部问题”绝不可能赢得民主党提名。1844 年夏民主党设想的提名者是马丁·范布伦。但是，当范布伦反对得克萨斯合并的立场众所周知以后，南部民主党人放弃了他，并开始寻找愿意保护南部利益的候选人。他们发现了波尔克。在大选中，波尔克仅以最微弱的优势战胜辉格党候选人亨利·克莱。南部在得克萨斯问题上的积极性再次发挥了重要作用。克莱对合并得克萨斯的反对使他在南方大受伤害，但在北方，他和反合并派自由党候选人詹姆斯·K. 伯尔尼（James K. Birney）一道，都以微弱多数击败波尔克。^② 如果 1844 年选举是一次关于得克萨斯合并问题的公民投票的话，南部压倒性地投“是”，北部则勉强地投“不”，波尔克成为胜利者。^③

因此，当波尔克总统的政策偏向南部，遵循着那个把他突然推

① Norman A. Graebner, *Empire on the Pacific: A Study of American Continental Expansion* (New York: Ronald Press, 1955; reprint, Santa Barbara, Calif.: ABC-Clio, 1983), p. 2.

② William W. Freehling, *The Road to Disun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pp. 437 - 39.

③ 尽管在北方也能找到支持者，“但几乎所有对兼并的鼓动都发源于南方”，南方人“希望为整个南方，尤其为蓄奴者们，赢得更多的领土，更多的政治权利，更多的安全”。Michael FitzgibbonHolt,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American Whig Party: Jacksonian Politics and the Onset of the Civil War*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 168 - 169.



进白宫的政党的指示，没有任何人会觉得奇怪。这样，得克萨斯合并并在1845年初被批准。在1846年1月，波尔克把美国军队派到纽埃西斯河和格兰德河之间的争议地区。当墨西哥军队过来挑战他们时，他在那年5月对墨西哥宣战。到战争结束时，美国已经取得了西南部数百万平方英里的新地盘。另一方面，波尔克对西北领土的追逐却克制得多。民主党的选举政纲要求得到“全部的俄勒冈”，但在波尔克当选之后则悄然不提了。波尔克接受了在北纬49°的一个妥协边界，将那条线以北的、像约翰·昆西·亚当斯等北方人坚称按理应是美国的领土给了英国。

一些20世纪的历史学家们在波尔克根本不同的政策中——在南部是侵略战争，在北部是妥协和克制——识破了所谓清晰连贯的“国家利益”之观点。从现代的角度来追忆美国的领土获取，随着对地区间斗争记忆的减弱——如果不是完全忘记的话，大多数美国人会一致认为，获得得克萨斯，也像俄勒冈和加利福尼亚一样，“非常明显地是为了美国的利益……任何旨在扩展美国领土到太平洋的政策”本来都应该面对“最少的反对”。^①

然而，波尔克的政策确实面对重要的反对，确切地说这是因为19世纪40年代在什么构成“美国利益”问题上缺乏一致意见。波尔克自称感到大为反感和失望的是，北部和南部的美国人都坚持把领土扩张和对外政策的所有问题看成是围绕蓄奴制前景的巨大斗争的一部分。波尔克的同代人并没有都把他看成是专门以“国家利益”为中心的美国对外政策的公正管理者。那些使他坐上总统职位的南方人希望他服务于南方的利益，那些反对他的北方人认为他充分地应答了南方人的希望。

实际上，波尔克的行动使两大全国性政党都开始了深远的、持久的地区间分裂。得克萨斯的合并及其后墨西哥领土的获取在战后“减少了（北部）民主党人能够长期留在民主党内或者南部辉格党人能够长期保持为辉格党人的可能性”。通过加速两党的转变，使

^① Graebner, *Empire on Pacific*, p. vii.



他们变成地区性政党，也就是民主党代表南方，辉格党代表北方，波尔克的扩张主义“沿着走向联邦解体之路刻下了长长的无情沟痕”。^① 这种迹象表明，我们对国家利益的现代理解是如何的无益甚至扭曲。波尔克可能为美国赢得了某些极大而且有价值的领土，这些领土最终会很好地服务于国家，甚至成为以后的全球性强权赖以建立的支柱。然而，代价是非常高的，以至于波尔克对领土的获取加速了这个国家走向分裂和一场破坏性内战的过程。

当波尔克试图收获他同墨西哥战争的成果之际，北方人的强烈不满导致了 1819 年密苏里危机后第一次主要的地区性对立危机的爆发。这次又是一位南部总统政党的北方成员点着了导火索。1846 年，正当波尔克为了割取包括加利福尼亚、内华达、新墨西哥、犹他等未来州，以及怀俄明和科罗拉多州部分领土，准备要与墨西哥进行谈判之际，一位北方的民主党人戴维·威尔莫特（David Wilmot）提议立法禁止蓄奴制扩展到任何可能获取的新领土上。威尔莫特的著名“条款”部分是为了保护北方民主党人免受其愤怒的选民伤害。它“表达了北方民主党人的害怕，即进一步绥靖南方人会把北方交给辉格党人”。^② 但是威尔莫特条款，像 27 年前塔尔梅奇的修正条款一样，使围绕蓄奴制的地区紧张——这曾经被杰克逊、范布伦、哈里森等诸位总统以及两大政党在 1844 年以前小心压制——又呈现出来。身为主编的北部辉格党人贺瑞斯·格里利（Horace Greeley）称这是“美国反对在我们国旗保护下进一步延伸蓄奴制的严正声明”。^③ 约翰·卡尔霍恩警告说，如果威尔莫特条款得到批准，南部将“完全听任北方摆布”，“少量”的蓄奴州便被自由州挡住而“永久性地”受到限制。^④ 波尔克的民主党则分裂为两派，北部民主党人几乎一致支持该条款；团结一致的南方民主党队伍则

① Freehling, *Road to Disunion*, p. 452.

② Freehling, *Road to Disunion*, p. 459.

③ Greeley quoted in Holt, *Rise and Fall*, p. 251.

④ *Congressional Globe*, 29th Cong., 2nd sess. (February 19, 1847), p. 454, quoted in Freehling, *Road to Disunion*, p. 462.



投了反对票。^① 该条款在众议院获得通过，但在参议院遇阻。

这样，波尔克对墨西哥的战争及其对西南部领土的获取就“引发了地区间分歧的势头”，而这一势头长期以来一直在美国社会表层下蓄势待发。他对墨西哥进行战争的决定扰乱了北方和南方自1820年以来存在的不稳定平衡，“新帝国的获取——每一方都想在新帝国中居于主导地位——进一步危及平衡”。^② 波尔克完全希望可以希望得到加利福尼亚、新墨西哥及其他北墨西哥领土，既非要扩展也非要遏制蓄奴制，而仅仅是要控制太平洋沿岸并打开对东方贸易的大门。但是对大多数北方人和南方人来说，美国领土在西南部的延伸首先是一个蓄奴制问题。1837年丹尼尔·韦伯斯特就提醒说：“他是一个轻率的人，的确如此……谁能假定这种看法可以视同儿戏或者予以轻视呢？”^③

1846年后，当全国性政党渐渐消解成地区性政党，旨在就波尔克扩张主义造成的新领土问题达成妥协的所有努力，都被地区冲突的幽灵判定会有不幸的结局。北方民主党人斯蒂芬·道格拉斯（Stephen Douglas）和肯塔基辉格党人亨利·克莱策划的1850年妥协得到了丹尼尔·韦伯斯特、米勒德·菲尔莫尔（Millard Fillmore）及其他保守的辉格党人的支持，他们都设法维持联邦和全国性的辉格党，仅激怒了北方反蓄奴制辉格党人和南方蓄奴制扩张主义者。加利福尼亚（以及新墨西哥和犹他）被允许进入联邦，但不限制蓄奴制，这就违背了威尔莫特原则。不过，加利福尼亚投票决定的结

① “自从詹姆斯·K. 波尔克当选后，民主党便已慢慢分化了。” Avery O. Craven, *The Growth of Southern Nationalism, 1848 - 1861*, vol. 6 of *A History of the South*, ed. Wendell Holmes Stephenson and E. Merlon Coulter (Baton Rouge: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53), p. 314.

② David Morris Potter, *The Impending Crisis, 1848 - 1861* (New York: Harper & Row, 1976), p. 17.

③ D. Webster, *The Works of Daniel Webster*, 4 vols. (Boston: Little, Brown, 1877), quoted in Harry V. Jaffa, *Crisis of the House Divided: An Interpretation of the Issues in the Lincoln-Douglas Debate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2), p. 80.



果是其作为自由州进入联邦，这样就使南部有一个新的强大的蓄奴州去平衡北方自由州势力的希望落空了。1850 年妥协仅仅是暂时的休战。

在南部和西部获得的大量领土迫使双方去处理这一问题，这个他们在密苏里危机后的 20 年里一直回避的问题。1820 年妥协在维持现状的基础上，在北方和南方之间达成了一种不稳定的君子协定。北方不会在蓄奴制早已存在的州干涉蓄奴制，但是，蓄奴制也不会被允许进一步扩张。虽然北方的废奴主义者早就呼吁立即解放奴隶，但 1820 年后北部政治家们还是达成共识，即如果破坏蓄奴制的代价将是破坏国家本身，那就让蓄奴制度在南部，别去管它。不过，即使是更为保守的北方人的基本原则也是，南部的蓄奴制度必须被遏制在其现存的边界内。正如林肯所说，“在它存在之处对其予以必要的忍耐，但同时坚定地反对它的传播”。^①

尽管许多北方人对南部蓄奴制度漠不关心，但对林肯和其他许多人而言，北方的这种遏制战略并不意味着它打算在美国蓄奴制的未来前景上持中立态度。在北方，如在南方一样，有种共同的假设，即蓄奴制“需要扩张以生存，而将其限之于已经存在之州，这将会使其灭亡。大多数北方人相信，而许多南方人害怕的则是，这种古老蓄奴制度的天然缺陷和内部矛盾迟早会导致其自然、安静的灭亡”。^② 上南部的经历——那里的蓄奴制已经渐渐让位给资本主义市场体系的力量，那里的奴隶人口也相应的变少——给北方人提供了希望，给南方人则提供了绝望的理由，即这种自然的远离蓄奴制的演化将遍及南部而发生。在现代性和古代两种文明的斗争中，许多北方人相信，仅仅只能有一个结果。北方对其自由劳动制度优

① *The Collected Works of Abraham Lincoln*, ed. Roy P. Basler and Christian Basler, 9 vols. (New Brunswick, N. J.: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952–55), quoted *ibid.*, p. 219.

② Eric Foner, *Free Soil, Free Labor, Free Man: The Ideology of the Republican Party Before the Civil War*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3), pp. 311–12.



越性的自信支持了耐心和遏制。

在内战之前的20年里，以许多社会和经济指标来看，北部的优越性都似乎是明显的。1850年的人口普查表明，自从1840年以来，自由州的人口增长比蓄奴州高20%以上。从蓄奴州向自由州的移民比向其他方向的移民高三倍以上。而在所有外国在美移民——到世纪中，该数字达数百万——中，7/8的人定居在北方。北部人口的增长与迅速发展的工业经济所创造的更大劳动力需求有关，这比南部以农业为基础的经济增长要快得多。而且随着一个日益增大的北方消费群去购买北方生产的产品，北方的经济正变得越来越自力更生。而南部的经济则在出口市场和投资资本上变得越来越依赖北方和英国。^① 南方甚至没有能力去把其自身的棉花织成布。马萨诸塞的洛维尔就拥有比整个南部更多的机动织布机，这意味着北方的商人和工业家像南部的种植园主一样，也从棉花中获取了大量的利润。许多北方人相信，北方的优越经济和增长的人口迟早将迫使南部放弃其不成功的经济制度并接受北方的道路。至少，一个人口越来越多、日益自由的北方在选举制度中会积聚更大的力量，而平静的蓄奴制南部则会不断衰弱。林肯在他与斯蒂芬·道格拉斯的著名辩论中，坚称蓄奴制灭亡的公式早就被国父们所发现，他们设法限制蓄奴制的传播，并怀着有意最终结束它的目的。林肯预言，“如我们仅仅重新采纳父辈的政策”，蓄奴制度“终会永远灭绝”。^②

北方逐步、和平地打败南方蓄奴制的战略就像100年后乔治·F. 凯南及其他美国人提出的遏制战略一样。正如凯南相信苏联的极权主义制度“内部含有其自身衰败的种子”，在其内部矛盾的重压之下，西方对苏联扩张主义的遏制最终会迫使苏联制度要么软化要么崩溃一样，北方的政治领导人相信，对蓄奴制的和平遏制会是

① James M. McPherson, *Battle Cry of Freedom: The Civil War Era*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pp. 91-92.

② Basler and Basler, *Works of Lincoln*, quoted *ibid.*, p. 187.



致其毁灭的最可靠、最安全路线。^①“蓄奴制内部有其自身毁灭的种子，”戴维·威尔莫特坚称，“使其保持在一定限度内……最终它会自我耗尽的”。^②在19世纪中期和20世纪中期，前一时期的北方和后一时期的美国对其优越的政治经济制度的自信，似乎都提供了一种不冒灾难性战争危险的胜利战略。

当然，在北方有一些人反对遏制战略，正如在冷战时期许多美国人质疑对苏联的遏制政策一样。一方面，北方的废奴主义者要求一种更为积极的颠覆南部蓄奴制的战略。威廉·劳埃德·加里森(William Lloyd Garrison)便公开指责渐进主义等同于“永远”接受蓄奴制。他问道，在历史上有哪一个像南部种植园主们这种专横的贵族统治阶级曾经和平地交出权力？另一方面，北部商人和工业家权势集团——主要是东北部辉格党领导人，他们从南部及其棉花中获取巨大利益。这些保守的“棉花辉格党人”自然反对所有的反蓄奴制努力，无论是渐进主义者还是直接主义者，都认为这对联邦和国民经济来说是灾难性的。

许多收入较少的北方人担心，在南方结束蓄奴制的后果将是一股黑人移民潮涌入北方，这些黑人移民将与白人劳动者进行竞争并且压低工资。1846年后，这种担心产生了对自由土地运动越来越大的支持。自由土地党人并不全是热情的基于道德立场的蓄奴制反对者，并不建议结束蓄奴制度。但是，他们支持遏制。他们坚持，西部新领土须得允许自由劳工移民。如果蓄奴制在新的领土上得以允准的话，身为编辑和诗人的自由土地党人威廉·库伦·布赖恩特(William Cullen Bryant)警告说，自由劳动者不会在那里定居，因为工资会由于蓄奴制的存在而被人为压制。但是，如果蓄奴制被挡在新领土之外，自由劳动者将蜂拥而入，“不几年内这个国家便会

^① George Kennan (originally “X”), “The Sources of Soviet Conduct,” *Foreign Affairs* 25, no. 4 (July 1947), quoted in John Lewis Gaddis, *We Now Know: Rethinking Cold War Histor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p. 37.

^② *Congressional Globe*, 31st Cong., 1st sess., Appendix, quoted in Foner, *Free Soil, Free Labor*, p. 116.



充满着积极有为、充满活力的人口”。^①他们说，“和平征服”这个曾经用以从大陆上赶走英国人、法国人、西班牙人和印第安人的主要工具，现在可用于与南部蓄奴制间围绕西部控制权的崇高战斗。尽管北方在对付蓄奴制的最佳战略上有着激烈的分歧，尽管即使是那些对这一战略有同样看法的人之间也动机各异，但到19世纪40年代时，已经出现了支持遏制的共识。

然而，毫无疑问，这一战略在南方人眼里有时也呈现侵略性遏制的一面，它既打算从外部遏制蓄奴制，又想从内部破坏蓄奴制。俄亥俄的一位反蓄奴制政治家说，实际上，南方人害怕的是真正的北方计划：“我们将建立一圈自由州包围你们；然后我们将在每个方向都点亮自由之火，直到它们熔化掉你们现在的锁链并使你们所有的人民获得自由。”^②这一方法，也将在下一世纪冷战逐渐减弱的年代里被美国人重复。

并不令人奇怪的是，许多南部领导人惊恐地看待即使更具包容性的北方态度。北方主流舆论声称，北方希望仅维持1820年《密苏里妥协》所达成的现状，使蓄奴制度在其生存之地自生自灭。但是，南方人同他们的北方同胞一样懂得，对于蓄奴制来说，1820年建立的现状充满着危险，特别是如果某些有影响的北方人专心于更具有侵略性的反蓄奴制政策的话。尽管南方人痛斥废奴主义者，但他们也知道，其与北方的问题远远超出了他们与激进分子之间的问题。

在最根本的层面上，南方人大体上都同意，随着时间的推移，对蓄奴制的遏制，对于蓄奴制度和南方的生活方式来说都可能意味着难逃厄运。由于北方的快速增长，“联邦内长期维持的地区平衡正在消失，南部正降为少数派地位”。^③不断增长的北方

① *New York Evening Post*, November 10, 1847, quoted in McPherson, *Battle Cry of Freedom*, p. 55.

② Columbus Delano, *Congressional Globe*, 29th Cong., 2nd sess., quoted in Potter, *Impending Crisis*, pp. 67-68.

③ Potter, *Impending Crisis*, p. 93.



仅仅是问题的一部分。在上南部，对蓄奴制的坚持正在逐渐减弱。密西西比的阿尔伯特·加勒廷·布朗指出，纽约和宾夕法尼亚都曾经是蓄奴州，但已将奴隶迁往南方，并释放剩下的奴隶。“弗吉尼亚、马里兰和边界州现在正经历同样的过程”，布朗警告说。^① 维系蓄奴者的主导力量——即使在南方内部——也需要得到新的、蓄奴制度切实可行的蓄奴州。如果南部的扩张被北方阻止，南卡罗来纳的詹姆斯·哈蒙德警告说，北方在国会里将会“粗暴地践踏我们”，“正式宣布我们的奴隶自由，或者某种类似的决议，使我们变成海地那种形势”。哈蒙德在1846年宣称，南部的安全在于“力量的平衡。如果我们现在不行动的话，我们便是故意将我们的孩子们丢在……火中”。^② 因此，扩张地盘是必须的，只有把新的蓄奴州带进联邦，才能在南方自身内部弥补蓄奴制正在衰退的力量。

许多南方蓄奴者相信，蓄奴制必须扩张，如果其要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维持稳定的话。一份南方报纸预言，“有古巴和圣多明各，我们能够控制热带地区的生产，再与它们一起，我们能控制世界的贸易”。^③ 至于墨西哥以及西南部的土地，这些地方可能不适宜于大规模的种植园农业，但奴隶们成功地在非洲和南美开采了矿井。墨西哥的土地被认为富含金、银及其他有价值的矿产。^④ 密西西比的布朗更是为许多人代言，他说：“我想要塔毛利帕斯，波托西及其他一到两个墨西哥州；我想要它们，都是出于同一个原因，即为

① *Speeches, Messages, and Other Writings of the Hon. Albert G. Brown, a Senator in Congress from the State of Mississippi*, ed. M. W. Cluskey (Philadelphia: n. p., 1859), quoted in Freehling, *Road to Disunion*, p. 474.

② William L. Barney, *The Road to Secession: A New Perspective on the Old South* (New York: Praeger, 1972), quoted in McPherson, *Battle Cry of Freedom*, p. 57.

③ “The Late Cuba Expedition,” *De Bow's Review* 9 (1850), quoted *ibid.*, p. 106.

④ See Eugene D. Genovese, *Political Economy of Slavery: Studies in the Economy and Society of the Slave South*, 2nd ed. (Middletown, Conn.: Wesleyan University Press, 1989), pp. 256-58.



了种植经济和蓄奴制的传播。”^①

在政治和经济以外，南部精英也许面临着甚至更可怕的前景，即永久性地被围困在看起来日益狭小的空间里——其中居住着迅速增长的贫穷白人和黑人奴隶。一位南卡罗来纳国会议员大声疾呼，南部将会“窒息和淹没在一大群怨愤郁积的禁止迁走的人口当中”，“他们在枯竭的土地上，幽闭郁积，外有筑墙围绕——于是在一个以贪图安逸见长的民族中间”专心致力于“反叛和谋杀”。没有一种“安全阀”将希望得到机会的黑奴和贫穷白人从中虹吸出来，南部将很快会“在最广泛的想象范围内”面临最为“糟糕的灾难”。^②南部扩张最主要的促进者之一宣称，新土地的兼并对于“我们生存本身”是必要的。南部的“过多奴隶人口”不能总是被关在“他们目前的界限内”。新的土地必定会像“安全阀”一样起作用，直到“天意会提供某种自然、安全的摆脱这类民众的办法”。^③

无论如何，大多数南方人支持扩张是为了拯救蓄奴制，而非终结它。某些南部的辉格党人不赞同扩张主义的主流意见，他们支持扩张是为了暂且维护全国性政党的团结。一些南部的过激主义者，像卡尔霍恩，害怕得克萨斯以外的扩张会使南方从维护他们的权利、反对北方暴政的主要任务中分心；他们怀疑墨西哥无论如何都是蓄奴制的一个希望家园；他们把扩张主义者的努力看成是“令人喜爱的诡计……以在北方走向控制联邦的过程中使南方安静下来”。^④ 尽管卡尔霍恩曾经鼓动获得得克萨斯，但他越来越相信，

① Cluskey, *Speeches, Messages, and Other Writings of Brown*, quoted in Robert E. May, *The Southern Dream of a Caribbean Empire, 1854 - 1861* (Baton Rouge: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73), p. 9.

② Isaac Holmes, *Congressional Globe*, 28th Cong., 2nd sess. (January 14, 1845), Appendix, quoted in Freehling, *Road to Disunion*, p. 423.

③ George McDuffie in *Niles' Weekly Register* 16 (August 24, 1844): 421-44, and *Congressional Globe*, 28th Cong., 1st sess. (June 10, 1844), both quoted *ibid.*, p. 432.

④ *Charleston Mercury*, February 26, 1858, quoted in John McCordell, *The Idea of a Southern Nation: Southern Nationalists and Southern Nationalism, 1830 - 1860* (New York: Norton, 1979), p. 250.